

一座红军桥的时空跨越

■文/记者 吕伟 彭飞 图/记者 刘昆 李玉伟



这座红军桥解决了坎子山村燕家沟400多村民出行难。



桥头宣传栏介绍红军桥的来历。



郧西红色旅游公路。



坎子山村绝壁天路。



鄂陕交界的小新川村,山乡面貌焕然一新。

深秋时节,在郧西县湖北口回族乡小新川村,一座小桥静静横亘在河沟上。

这是一座小得在地图上没有标注的桥,却承载着90年间一个村庄乃至整个湖北口回族乡的地理变迁史。它就是当地乡亲们口中的“红军桥”。

“这是小新川村的第一座桥,由红二十五军当年修建,目前已历经两次翻修,既见证了那段烽火岁月,也助推了乡村发展振兴!”党的二十大代表、小新川村党支部书记翁新强站在桥头感慨道。

小新川村地处鄂陕交界,山高谷深,溪河纵横。1935年1月,红二十五军主力由陕西镇安进入湖北口回族乡大、小新川一带,开展形式多样的革命斗争,这里被誉为“红军由陕入鄂第一村”。时值隆冬,红军看到群众出行、耕作须涉水过溪,便修建了一座石木结构的小桥。“听老一辈人讲述,小桥以粗木为底,铺设枕木后覆土并盖上石板,以避免木材快速腐烂。”翁新强说,当时,这座桥并未命名,群众感念红军为民修桥,就约定俗成称之为“红军桥”。这座桥自1935年建好后,当地群众一直精心管护到上世纪60年代。

随着时间推移,石木小桥木料腐烂,逐渐不堪使用。1969年春,为方便农业生产,当地群众自发投工投劳,将石木小桥改建成更坚固的石拱桥。从1969年到2024年,这座石拱桥延续了第一代“红军桥”的使命,为小新川村服务整整55年。桥变了,名字没变,群众们依然叫它“红军桥”。

2024年,因河水泛滥,石拱桥拱形开口被障碍物阻挡,致水位急剧上升,河堤被冲垮,洪水灌满路面,下游群众家中被淹。同年,小新川村通过向郧西县烟草专卖局申请资金扶持,将石拱桥改造为平板桥。新桥整体宽5米,两边各设护栏,净空高4.5米,跨度5米,过水面积约10平方米,通行条件与泄洪能力显著提升。虽然形态因翻修多次发生变化,但“红军桥”的名字始终不曾变过。

“这座桥连接的,是燕家沟3个居民组100余户村民的交通往来和日常生活,自始至终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”翁新强说。如今,小新川村已有8座桥梁,“红军桥”是其中历史最悠久、被反复讲述的代表桥梁,同时也是村庄桥网从“一座小桥”走向“多桥联通”的起点。

桥的变迁,连接着路的变迁。曾几何时,小新川村只有一条25公里的崎岖山路通往乡里,“晴

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”。翁新强回忆,小时候从家到学校要步行5个小时,还要经过一段在山上凿出的“石梯子”。2018年,村里申报的道路拓宽升级项目获批,并于次年开工建设,彻底解决了出村公路问题。如今,驱车从湖北口回族乡集镇到小新川村仅需40分钟,五味子、烟叶等农特产品可直接由收购商上门运输。2021年,在郧西县交通运输局支持下,21公里通组路、院落路和产业路顺利修建,户户通水泥路基本实现。而在相隔不远的坎子山村,老支书魏登殿上世纪70年代面对村里无路、无水、无电的状况,带领全村人靠着炸药、钢钎和肩挑背驮,耗时11个月在悬崖上凿出一条长约5公里的“绝壁天路”,结束了坎子山人世代肩挑背驮出村的历史。此后40余年间,这条路一次次延伸、拓宽、硬化,6米宽的通村通组路实现全覆盖,从山上到集镇的车程缩短到半小时。如今,这条“天路”串联起红色遗址、高山景观与村落田园,高山蔬菜和生态牛羊沿着这条路“飞”出了大山。

这一变化同样发生在虎头岩村。在《什么是红军》传单收藏地,九棵树会议旧址联通公路以Ⅲ级路标准新建12.5公里,连接庙川、虎头岩、三十六岩等3个村,将红色遗址、高山村落与产业基地串成一线,成为老屋土墙与崭新公路并存、历史纵深与地理通达同时展开的“红军路”。如今,以红二十五军历史为背景,湖北口回族乡建起包括坎子山、三十六岩九棵树、小新川等村在内的15公里长征文化历史游步道和25公里红军道示范路。全长86.7公里的S338红色旅游公路从天津古镇延伸至湖北口回族乡,穿行于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郧西段核心区域。

从1935年到1975年,再到2019年和2024年;从一座石木小桥,到石拱桥,再到平板桥;从坎子山绝壁公路建成,到小新川出山公路通车,再到虎头岩村红色旅游公路与长征步道交织……桥的模样变了三次,路的里程不断扩展,“红军桥”“红军路”的名字却始终镌刻在当地群众心中,一代代口口相传。在广袤的郧西大地上,桥和路的故事反复讲述着同一个道理:每一代人都要在特定时代条件下当好建设者,红军修桥是为了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,后人修路同样是为了改变山乡面貌。

这就是“红军桥”和“红军路”的力量源泉和精神赓续。